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当代弗洛伊德：转折点与重要议题》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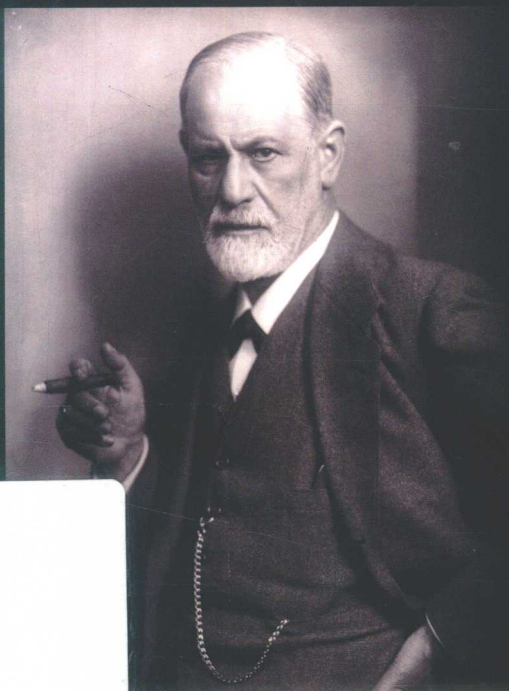
论弗洛伊德的

《一个被打的小孩》

On Freud's "A Child is Being Beaten"


(美) 埃塞尔·S. 珀森 (Ethel Spector Person) 著

刘文婷 译



曾奇峰作序力荐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化学工业出版社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当代弗洛伊德：转折点与重要议题》系列

论弗洛伊德的 《一个被打的小孩》

On Freud's "A Child is Being Beaten"

(美) 埃塞尔·S. 珀森 (Ethel Spector Person) 著

刘文婷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化学工业出版社

· 北京 ·

On Freud's "A Child is Being Beaten" by Ethel Spector Person

ISBN 978-1-78220-039-0

©Yale University 1995, 2013.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KARNAC BOOKS LTD Publishers, represented by Cathy Miller Foreign Rights Agency, London, Englan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2018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Karnac Books Ltd. 授权化学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违者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7-584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弗洛伊德的《一个被打的小孩》/(美) 埃塞尔·S. 珀森 (Ethel S. Person) 著; 刘文婷译.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8. 10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当代弗洛伊德: 转折点与重要议题》系列)

书名原文: On Freud's "A Child is Being Beaten"

ISBN 978-7-122-32728-4

I. ①论… II. ①埃…②刘… III. ①弗洛伊德 (Freud, Sigmund 1856-1939)-精神分析-研究 IV. 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9803 号

责任编辑: 赵玉欣 王新辉

装帧设计: 关 飞

责任校对: 宋 夏

出版发行: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13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印 装: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3 字数 196 千字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购书咨询: 010-64518888 售后服务: 010-64518899

网 址: <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 如有缺损质量问题, 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 5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中文版推荐序

PREFACE

这套书的出版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意。发起者是精神分析领域里领袖级的人物，参与写作者是建树不凡的专家。在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旅途上，这些人一起做这样一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每本书都按照一个格式：先是弗洛伊德的一篇论文，然后各领域的专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弗洛伊德的论文都是近百年前写的，在这个期间，伴随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类对自己的探索也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些成就，体现在一篇篇对弗洛伊德的继承、批判和补充的论文中。

如果细读这些新的论文，就会发现两个特点：一是它们都没有超越弗洛伊德论文的大体框架，谈自恋的仍然在谈自恋，谈创造性的仍然在谈创造性；二是新论文都在试图发掘弗洛伊德的理论在新时代的新应用。这两个特点，都反映了弗洛伊德的某种不可超越性。

紧接着就有一个问题，弗洛伊德的不可超越性究竟是什么。当然不可超越有点绝对了，理论上并不成立，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改为，弗洛伊德难以超越的究竟是什么。答案也许有很多种，我的回答是：弗洛伊德的无与伦比的直觉。

大致说来，探索人的内心世界有三个工具。第一个工具是使用先进的科学仪器，了解大脑的结构和生化反应过程。在这个方向，最近几年形成了一门新型的学科，即神经精神分析。弗洛伊德曾经走过这个方向，他研

究过鱼类的神经系统，但那时总体科技水平太低下，不足以用以研究复杂如大脑的对象。

第二个工具是统计学，即通过实证研究的大数据，获得关于人的心理规律的结论。各种心理测量的正常值范围，就是这样得出的。目前绝大部分心理学学术期刊的绝大部分论文，都是这个方向的研究成果展示。同样地，在弗洛伊德时代，这个工具还不完备。

第三个工具，也是最古老的工具，即人的直觉。直觉无关科技水平的高低，而关乎个人天赋。斯宾诺莎说，直觉是最高的知识，从探索的角度说，它也是最好的工具。弗洛伊德的直觉，有惊天地泣鬼神的魔力；他凭借直觉得出的那些结论，一次次冲击着人类传统的对人性的看法。

我尝试用弗洛伊德创建的理论，解释直觉到底是什么。直觉或许是力比多和攻击性极少压抑的状态，它们几无耗损地向被探索的客体投注；从关系角度来说，直觉的使用者既能跟被探索者融为一体，又能抽离而构建出旁观者的“清楚”；直觉还可能是一种全无自恋的状态，它把被探索者全息地呈现在眼前，不对其加以任何自恋性的修正，或者换句话说，直觉“允许”其探索的对象保持其真实面孔。这些特征一出来，我们就知道要保持敏锐而精确的直觉是多么不容易。

精神分析建立在弗洛伊德靠直觉得出的一些对人性的看法基础上。让人觉得吊诡的是，很多人在使用精神分析时，却是反直觉的。他们从理论到理论，从一个局部到另外一个局部，这显然是在防御使用直觉之后可能产生的焦虑：自身压抑的情感被唤起的焦虑，以及面对病人整体（直觉探索的对象是呈整体性的）而可能出现的失控的焦虑（整体过于巨大难以控制）。在纯粹使用分析方法的治疗师眼里，病人只是一堆零散的功能“器官”。所以，我经常对我的学生强调两点：一是在你分析之前、分析之后甚至分析之中，都别忘了使用你的直觉，来整体地理解病人的内心；二是把“人之常情”作为你做出一切判断的最高标准。后者其实也是在说直觉，因为何为“人之常情”，也是使用直觉后才得出的结论。

本丛书的编撰者精心挑选了弗洛伊德的五篇论文。这些论文所论述的问题，对我们身处的新时代也有重要意义。弗洛伊德曾经说，自从精神分析诞生之后，父母打孩子就不再有任何道理。在《一个被打的小孩》一文中，详尽描述了被打孩子的内心变化，相信任何读过并理解了弗洛伊德的观点的人，会放下自己举起的手。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上，在精神分析诞生了118年（以《释梦》出版为标志）后的今天，仍然有人把“棍棒底下出孝子”视为育儿圭臬。

《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论述了创造性。目前的大背景是，中国制造正在转型为中国创造，这俨然已是国家战略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与此相关的很多方面都没有跟上来。弗洛伊德，以及该论文的评论者会告诉我们，我们实现国家梦想需要在何处着力。

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中，弗洛伊德论述了群体中的个体智力下降、情绪处于支配地位、容易见诸行动等“原始部落”特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对这些特征的警惕，事关社会基本安全。

《论自恋》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人类心灵的新的开阔地，后继者们在这片土地上建树颇丰。病理性自恋向外投射，便形成了千奇百怪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现象。理解它们，有利于建构更加适宜子孙后代居住的精神家园。

《移情之爱的观察》讲述了一个常见的临床问题，但又不仅仅是一个临床问题。它相当靠近终极问题，即一个人如何觉察和摆脱过去的限定，更充分地以此身此口此意活在此时此地。

在本书众多的作者中，我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um）教授。他1997年到武汉旅游，参观了中德心理医院，到我家做客，我还安排了一个医生陪他去宜昌看三峡大坝。一直到9·11事件前后，我们都偶有电子邮件联系，再后来就“相忘江湖”了。专业人员不是相遇在现实，就是相遇在书中，这是交流正在发生的好现象，毕竟，真正的创造，只会发生在不同大脑的碰撞之中。

希望中国的精神科医生都读读这本书。我从不反对药物治疗，但我反对随意使用药物。医生们读了本书就会知道，理解病人所带来的美感，比

使用药物所获得的控制感，更人性也更有疗愈价值，当然也更符合医患双方的利益。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建立在化学对大脑的改变上，而是建立在“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基础上。

稍改动一位智者的话作为结尾：症状不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正在展开的谜。

曾奇峰

2018年5月31日于洛阳

前言

FOREWORD

论弗洛伊德的《一个被打的小孩》是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当代弗洛伊德：转折点与重要议题》系列的一个重要的分册。本系列是由时任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的罗伯特·沃勒斯坦组织发起，目的在于促进精神分析不同领域间的交流。

本系列的每个分册都采用统一的写作方法：开篇先呈现弗洛伊德的经典文本，然后由杰出的精神分析学者和理论家对该文本进行讨论。每位讨论者首先概述弗洛伊德原文本的重要贡献和深远影响，澄清其中不明确的概念，然后也是最重要的，讨论者会以他们自己的教学或思考方式整理出弗洛伊德原文本中的重要思想与当代议题之间的发展脉络。

按照惯例，弗洛伊德的论文及参与评论的作者是由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出版委员会选定。本分册因为时间限制，我们对弗洛伊德论文挑选的程序做了调整——我们跳过了征求顾问建议的步骤，而要求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行政委员会给予提议，他们提议清单中的三篇论文再提交给顾问成员并要求成员依喜好选出。《一个被打的小孩》高票获选。我要特别感谢顾问成员，因为他们不仅确定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弗洛伊德论文文本，而且从世界各地的精神分析师中推荐了他们认为最适合讨论《一个被打的小孩》的精神分析师。他们选择之明智，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不证自明。

系列书的每一个分册都首先以英语出版，此后被翻译成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其他三种官方语言，即法文、德文与西班牙文。此外，该系列也在意大利发行。

感谢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行政主管瓦莱丽·塔夫内尔 (Valerie Tufnell) 及出版管理专员贾妮丝·艾哈迈德 (Janice Ahmed)，她们做了大量细致的统筹工作，并一直耐心和善意地协助我们处理各种困难，没有她们如此宏大的国际出版不可能完成。感谢我的行政助理琳达·达涅尔 (Linda Dagnell)，她承担了手稿誉写、修订更新、检查参考书目及记录截稿期限等事务。特别感谢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格拉迪斯·托普基斯 (Gladys Topkis)，没有她从项目策划之初就参与进来以及全程的不懈努力，该系列不可能成功问世，她是一位优秀的精神分析爱好者、支持者与朋友；而且，在我看来，她是这十年间伟大的精神分析出版者之一。也要感谢谢格拉迪斯的行政助理詹尼斯·贝克 (Janyce Beck)，感谢她在此书出版过程中给予的支持；还要感谢简·扎尼希科夫斯基 (Jane Zanichkowsky) 专业、细致的编辑。

埃塞尔·S. 珀森 (Ethel Spector Person)

目录

CONTENTS

- 001 导论
埃塞尔·S. 珀森 (Ethel Spector Person)
- 019 第一部分 一个被打的小孩 (1919)
- 021 一个被打的小孩——一份关于性倒错起源研究的文献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 043 第二部分 评论与解读《一个被打的小孩》
- 045 不是写给野蛮人——赏析《一个被打的小孩》
杰克·诺维克、克里·K. 诺维克 (Jack Novick & Kerry Kelly Novick)
- 060 有关《一个被打的小孩》的临床、历史与文本研究
帕特里克·J. 马奥尼 (Patrick Joseph Mahony)
- 079 羞辱幻想及对不快乐的寻求
阿诺德·H. 莫德尔 (Arnold H. Modell)
- 088 评论《一个被打的小孩》
伦纳德·什格尔德 (Leonard Shengold)
- 106 场景及其反面——对弗洛伊德联想链的思考
马尔西奥·德·F. 乔瓦尼 (Marcio de F. Giovannetti)

123	从现代精神分析视角解读《一个被打的小孩》——与候选人的研讨会 琼·M. 奎诺多兹 (Jean-Michel Quinodoz)
144	《一个被打的小孩》与受虐的小孩 伊西多罗·贝伦斯坦 (Isidoro Berenstein)
166	《一个被打的小孩》在学习与教授弗洛伊德理论中的特殊地位 丽芙卡·R. 艾菲尔曼 (Rivka R. Eifermann)
186	一个幻想的建构——重读《一个被打的小孩》 马塞洛·N. 维尼拉 (Marcelo N. Vinar)
196	专业名词英中文对照表

导 论

埃塞尔·S. 珀森^❶ (Ethel Spector Person)

❶ 埃塞尔·S. 珀森 (Ethel Spector Person) 为哥伦比亚精神分析培训和研究中心的培训分析师及培训督导师，并曾经担任该机构的主任，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临床精神医学的教授，同时是国际精神分析协会 (IPA) 副会长及主席。

尽管我们对快乐的追寻是不证自明的，然而通过痛苦折磨的方式追求快乐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弗洛伊德在《一个被打的小孩》一书中极力想处理的就是在理论上如何将快乐与痛苦连结的问题。杰克·诺维克（Jack Novick）与克里·K. 诺维克（Kerry Kelly Novick）观察到弗洛伊德在他每一次主要的理论变革中都努力将施受虐癖概念化，从此可以看出施受虐癖现象在精神分析中有多么重要。在《一个被打的小孩》一书中，弗洛伊德探索了小孩的挨打幻想、其转变阶段、角色转换，以及男孩和女孩在幻想发生顺序和意义上的差异。

弗洛伊德认为，对女孩来说，“一个正在挨打的小孩”幻想会呈现分三个阶段的顺序：①幻想者看见她的父亲殴打的是作为其竞争者的另一个小孩；②她被父亲所殴打；③父亲的代替者（比如老师）在幻想者在场的情境下殴打小孩（通常是男孩）。第三个阶段同第一个阶段一样，幻想者以旁观者而非参与者出现。尽管第一与第三个阶段的幻想是意识上所能记得的，但第二个阶段则非如此。通常是第三个阶段伴随性唤起。最后，弗洛伊德推想挨打幻想浓缩了这个女孩基于乱伦愿望而对惩罚者父亲的贬低了的生殖器爱恋。相反地，在男孩身上，弗洛伊德假定只有两个阶段。意识幻想是被母亲（或其他女性）所殴打，无意识幻想则如同女孩一般是“我被父亲所殴打”。因此，弗洛伊德认为男孩的挨打幻想由类似于女孩的对父亲的性欲爱所激发，但并没有描述男孩的类似女孩第一阶段的表现。

更通俗地说，弗洛伊德通过“小孩正在挨打”的幻想来探索幻想的产生与结构、发展的顺序，以及在意识与无意识幻想间的互动，并将受虐癖与性倒错现象纳入延伸讨论中。

这本书的作者们清楚地展现了受虐癖与施虐癖在治疗与理论的前景中仍然保有重要的地位。但作者们对挨打幻想本身是否在今天仍然普遍，则仍有歧义。有些人观察到在他们的病人中，这样的幻想有着某种程度的规律性，而其他人观察到只有极少部分病人像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样，理论推测这是因为，弗洛伊德的病人由于目睹了当时学校里常见的体罚，而将潜在的受虐幻想以“正在挨打的小孩”的形式在意识中呈现。但没有任何一位作者质疑过受虐幻想以性或其他形式持续出现的普及率。受虐幻想的普及率或许可以

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ical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II) 来清楚地检视, 其表明“对性虐待癖的准确诊断, 仅能由个案涉入虐待的性活动来确立, 而非仅是幻想即可”。这并非其他如同恋物癖、包含虐待癖的诊断要求(这即使在 DSM-IV 也非必要条件)。虐待幻想是如此的普及, 以至于诊断病人若仅基于幻想, 便会有过度标签化之嫌, 而或许单就对虐待幻想(此指对立性于虐待性倒错) 而言, 它并不必然是某人童年经历事件的结果, 而可能深植于身而为人的样态中。

弗洛伊德的文本特别证明了时至今日仍被激烈争辩的议题, 即在虐待性倒错与施虐的病理特质中, 真实发生的殴打及其他形式的虐待的病因学重要性。我们对儿童性与身体上虐待的认知, 以及对婴儿经验与在情绪发展历程中的内在客体关系的了解日益丰富, 因而对病因产生了有分歧的观点。部分分析师放弃相信无意识冲突或生理上的先天因子是虐待癖的主要病理成因, 而偏爱急性或累积的创伤是主要致病因素的新观点。结果, 究竟是不是如弗洛伊德所言的, 虐待幻想主要是一个自动产生的幻想(或冲突的愿望) 的产物, 还是大部分由真实事件所引发, 而后被遗忘, 以及如何去区分这些可能性的技术问题, 是治疗者与理论学家目前的重要议题。相似地, 治疗者现在也必须评估一个表述的虐待记忆是否是真实事件的记忆、幻想的产物, 还是被植入的记忆。值得一提的是, 在 1919 年, 弗洛伊德开始细致地考虑记忆与幻想之间的关系与外在诱发因子是如何决定幻想的意识形态的。

《一个被打的小孩》不仅与现今理论与技术上的问题相关, 而且我也相信, 它提供了一个可以尝试将部分现今文化潮流加以概念化的模式(这本书的标题仅能轻微碰触到此点)。我们生活在施受虐幻想(也许同样还有施受虐行为) 逐渐成为主流的时代。尽管施受虐幻想与行为在今天并没有更常见, 但它们的确仍频繁地被讨论、分享, 或公开地施行。

这样的文化潮流在异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间被记载, 但第一次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同志皮鞭与 SM 酒吧中公开地成为显学。弗兰克·布朗宁(Frank Browning, 1942: 82)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到, 旧金山南市场区是“居住在世界上皮鞭虐待与 SM 酒吧最大的聚集地”。当时艾滋病研究者开始探索同性恋欲求的多种表达方式, “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些男人

真的在乳头上串着金属链并拉扯着，睾丸因皮制束带而扭转，嘴里塞着不知名人士的阴茎，同时从肛门被塞入拳头与前臂，甚至到了可以感觉到心脏跳动的程度”。艾滋病的流行，在本质上开启了许多异性恋者的视野，对同志世界中施受虐行为的逐步加剧与公开的表现有了更多的了解。

但施受虐癖并非只是同性恋者的权利。布朗宁提到 CBS 主播对 SM 店主的访谈，并发现在店里，90%从事这种同性恋施受虐行为的，其实是异性恋者。同性恋者与同志间的区别或许跟这些行为的公开程度较有关，而非盛行的程度。有组织的异性恋者与女同志的 SM 社群，在过去二十几年中逐渐浮上台面。20 世纪 80 年代，女同志间的 SM 团体带给女性主义一个奇特的挑战：女同志的 SM 团体宣称 SM 性活动正得到解放，这与持 SM 情色刊物是反女性观点的传统女权主义者产生了公开的政治冲突（见 Faderman, 1991）。

众所皆知，随着文化宽松程度的摆荡不定，性活动在不同程度上被压抑或被允许表达。文化评论家正以各种方式探索日益普遍的公开施受虐活动现象的文化背景。但对其所引涉的图像与传播性，我们的确了解到一些事情。在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于 1974 年所写的短文《迷人的法西斯主义》（*Fascinating Fascism*）中提及“主人与奴仆间的关系，在意识的美学上是无人能及的，萨德（Sade）曾经用惩罚来装点他的戏剧：因撕抓而欣悦、即兴的装置与服装和亵渎的仪式。现今这个施虐的场景几乎耳熟能详。黑暗的色调、皮革的质感、美丽的诱惑，借口是坦率的，目标是癖喜，而幻想则是死亡” [Susan Sontag, 1980 (1974), 105]。桑塔格（Susan Sontag, 1980）将注意力集中到法西斯主义的服饰上：皮革、纳粹钢盔、钢制项圈、帽子与铁链——被施受虐的性征召使用，特别是在同性恋中。但这些道具并不仅限于 SM 的同性恋者，同时这些事物也成为许多机车骑士所选择的标志。施受虐的图像通过融入 20 世纪 70 年代露骨色情影片中的惯用情节，诸如黑色的皮革镶上钉子、带刺马靴等，以及暗含着施受虐互动的时尚图片以走进社会大众的视野中。

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当代具有施受虐血统的近亲是被建构为“身体形塑”运动的活动，这不仅包含了现今夸张的身体刺青与穿洞，也包含了紧身

束衣、烙印与用刀所划的痂口（Leo，1995）。首次身体穿刺是在同志社群中出现的，但接着被如纽约、旧金山等大城市的朋克摇滚人接受，并在时尚模特界成为风潮。相反地，刺青刚开始出现于机车骑士族群。尽管一些年轻的参与者可能仅仅是顺应潮流，尝试着想表现自己的“坏”，但这些身体形塑的象征意义对他们而言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对身体穿孔的意象，象征着性奴隶且在某些时候提供了一些特殊的受虐乐趣。当我的一位心理学教授朋友询问一个女研究生为什么要装上唇环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为了愉悦感。”

现今许多文化作品中将施受虐元素置于主要地位，而非从属地位。1967年，《美好的日子》（*Belle de Jour*）这部电影上映时，震惊了世人（因其在诸多心理学文献面世前便指出了儿童时期性虐待与受虐癖的关系）。尽管《美好的日子》仍是一部高品质的电影，但随着当今直接深入地描述施受虐性爱和感情关系的电影和小说的大量涌现，这样的震惊随风而逝。在英语世界里，举例而言，如电影《蓝丝绒》（*Blue Velvet: Basic Instinct*）、《厨师、大盗、他的太太和她的情人》（*The Cook, The Thief, His Wife and Her Lover*）、纪录片《科伦坡》（*Crumb*），或如霍梅斯（A. M. Homes）的《爱丽丝之死》（*The End of Alice*）以及苏珊娜·摩尔的《最后的刺痛》（*In the Final Cut*）等小说中比比皆是。

我甚至想谈谈我们经常可以在当代作品中看到的现象，即自封为幸存者并克服各种苦难的人，这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英雄主义脚本。的确，这种幸存者的故事（当然，像集中营或其他大灾难的幸存者的真实故事是除外的）经常隐瞒了一种内在受虐的本质，一种透过受难而来的救赎。

弗洛伊德对幻想层次的描写，表现了当代事件与文章如何为意识到的施受虐幻想提供素材，而现实刺激为无意识层面的愿望和幻想提供意象。因此，SM性爱和高调宣扬法西斯主义的摩托帮派会广泛地渗透至普通大众心中。弗洛伊德对挨打幻想的第三个阶段的描写，因目睹其他两个人涉入施受虐的遭遇而被唤起，因此暗示了許多人虽然并未涉入施受虐的性倒错，但仍可能以如同窥视者般被拉入SM场景之中，或如你愿意的话，将成为与其同行者。我们其中一位撰文者阿诺德·莫德尔（Arnold Modell）将意识中